

<<蚁山之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蚁山之珠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73498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73492

出版时间：200906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红衫德尔菲娜

页数：181

字数：108000

译者：杜红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蚁山之珠>>

内容概要

《蚁山之珠》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位印第安拉科塔女孩在内布拉斯加州和“松树山脊”保留地的成长经历。

红衫德尔菲娜和她的祖先一样，感受着和广阔大平原的血肉联系：她参加拉科塔人的成年仪式，学会拉科塔人特别的穿珠子方式，熟知不同发型的含义；红衫德尔菲娜把过去和现在、古老和新生编织在一起，写下了令人震撼的出色作品。

如何在两个互相冲突的世界之间，打拼出一个无奈而顽强的中间地带，她从中捕捉到了痛苦的挣扎。通过细节描写和其中蕴涵的悲悯隐痛，字里行间涌现出感人至深的力量。

<<蚁山之珠>>

作者简介

红衫德尔菲娜是北美印第安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正式成员，是该部落在美国的非政府代表，曾出版《“海龟肺”女人的孙女》（内布拉斯加，2002）。

<<蚁山之珠>>

书籍目录

致谢前言蚁山之珠“勒伊娜米塔瓦科”，我的妈妈维亚奴帕，“双头女人”沉重的鹿皮衣死亡片断
死亡片段 复苏的灵魂太阳舞狂欢大草原冬天母语“瓦思翠阿亚赫？”你说英语吗？
我为你击鼓野梅树爷爷的“萨克耶”坐在“红云”墓上译后记

<<蚁山之珠>>

章节摘录

蚁山之珠 我记得，有一次我尾随一只蚂蚁去它的家。我幼年时做过的一些事情，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荒唐。但是，作为一个小孩子，我离这个世界好像更近，脑子里充满了奇思异想。我需要玻璃珠子做一个戒指。我曾经用金属垫圈装饰我的手指，它把我的手指勒肿了。我爸爸只好把我带到主街上的器具商店，那儿的一个店员也卖炉具、冰箱和洗衣机，他用一把小钳子夹断了金属垫圈，把它从我肿胀的手指上摘掉，我戴上它，原本是想把我的手指装饰得漂亮。我决心找一个戒指，要么做一个，它不会再让我的手指肿起来。我决定用明亮鲜艳的珠子做一个。

我童年的时候，小孩子们都知道，蚂蚁会把我们丢掉的珠子收集起来，然后把它们运回家，有些大人也知道这一点。

所以，我尾随一只蚂蚁去它家。

内布拉斯加州的路走上去很硬，路面上覆盖着白色的尘土。

我跟着蚂蚁上山，过了我姑婆的房子，来到她屋后的小房，那里没有路了，土坡上长着高高的杂草。

对蚂蚁来说，穿过高高的草丛，就像是穿过长满大树的森林，但它走起来轻车熟路。

我跟在它后面走过土坡，过了几只丢弃的薯条袋和碎玻璃片，就到了蚂蚁窝，那儿就是它的家，那是一个离地面四五英寸的土堆，蚂蚁们在上面爬来爬去。

土堆中央有一个洞口，在洞口周围，散落着小圆石头和珠子，像是蚂蚁用来装点它们的家门口。

色彩斑斓的珠子。

我记得有蓝色、淡绿色、黄色、红色，甚至还有白色，它们环绕在洞口，好像小孩子过家家的装饰，又像是对神的供奉。

我看着那只蚂蚁爬上土堆，然后我就不再看它了。

它把我引到了我想来的地方后，我立刻就忘掉了它。

我耐心地看着这些蚂蚁，踩着节奏，它们从家里进进出出。

在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我能够坐在地上或跪在地上，就那样永远看着这些蚂蚁。

我没有那样做，我小心地拾起做戒指的珠子。

慢慢地，我仔细地用我的两个小拇指把我想要的珠子夹起来，蚂蚁们从我的两个小拇指上爬过去。

我不想惊动它们，我害怕它们，它们也害怕我。

我尤其害怕红蚂蚁，害怕它们的触角，它们会爬到你身上，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蜇你。

我挑了最漂亮的、完整的珠子。

我经常 would 想这样的问题：蚂蚁怎么能把这些珠子运上山，从人家里搬到它们的家？

它们是轮流搬运，还是独自扛着它走上几天才回到家？

它们如此坚忍才把珠子从人们家里偷走，现在我把珠子偷回去，也像偷珠子的蚂蚁一样辛苦。

那天，我查遍了蚁山，拿走了所有黄色和蓝色的珠子。

离开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觉得愧疚，手里攥着珠子，现在我需要的是针和线。

我忘了我的脚和我翻珠子的木棍残忍地弄乱了蚂蚁们的家，我只记得，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，改天我还会再来，找一些今天没有的颜色。

小手小心地捧着珠子，我回家了。

婶婶正坐在一棵高高的三叶杨树下，她膝上放着一只小碗，盛着小半碗各种颜色的珠子。

她在“瓦克受”，“穿珠子”，邻居们也做这样的活儿。

在拉科塔语中，“珠子”是“克受”，发音像是“k—show”。

婶婶穿珠子穿得很好，她在织布机上干活，织布机有一英尺长、六英寸宽，是木头做的，样子像是带弦的乐器，像是用尼龙绳弹奏的小提琴，穿珠子的人就像演奏家。

她用针把珠子穿在一起，把它们续到织布机的图案上，或者开始做一个新的图案。

她在绳子两边穿来过去，好像是用弓在拨动小提琴的弦，在两条线之间安上珠子，再折回来把它们固

<<蚁山之珠>>

定住。

婶婶的木头织布机静静地张着一条白布，上面用珠子镶出醒目的几何图案，她创造自己的图案，就像一个作曲家谱写自己的乐曲，或者一个画家绘出自己的画。

她从容不迫地穿着珠子，仔细观察碗里的珠子，把适合的挑出来穿在一起，那样子，就和我在蚁山上捡珠子一样。

我喜欢蓝色的珠子，拉科塔语“突”是“蓝色”的意思。

长大以后我才知道，在穿珠子之前，要细心地把所有的珠子混在一起。

不同颜色的珠子不是分开放置，这是因为，拉科塔人认为，每颗珠子都有自己的力量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就没有哪颗珠子能战胜另一颗。

现在，当我穿珠子时，我忍不住想把不同颜色的珠子分开，这样做活儿更容易一些。

假如这些蓝色、黄色、白色和红色的珠子分别放在不同的碗里，需要某种颜色的时候，找起来要方便得多。

有时候我忍不住真的这样做了，可是很快，我想起婶婶如何耐心地捡珠子，带着奇怪的偏执，我又把各色珠子又倒入一个碗里。

某种力量迫使蚂蚁把没用的珠子运回家，同样，也有某种力量迫使我遵从祖先的方式。

数年后，我听婶婶给我讲了她和叔叔的故事。

他们刚结婚后，在山里绕着叔叔长大的地方走了很久，那儿靠近我住的印第安人保留地。

她说，当他们走过一道山、走上第二道山时，从路上往远处看，他们发现了一个老墓地。

她告诉我，那儿肯定埋着一家人，他们都穿着传统的衣服下葬：鹿皮外衣，衬衫，绑腿，鹿皮鞋，可能还戴着项链、臂饰，还有其他做工精细的鬃毛和珠子饰品。

她说那些孩子，或者是小女孩，经常和她们穿着镶珠衣服的布娃娃埋在一起，可能还有别的玩具。

她对我说，墓地附近有一处很大的蚁山，她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蚁山。

她记得在蚁山上，许多珠子堆在一起，都是蚂蚁收集的老珠子。

我记得我爬上这些山，走过“潘兹郝塔”，即“圣人”，走过高高的草丛，再往上，就是长满松树的脊。

风吹来，我记得那些松树像是唱起了歌。

据说，很久以前，神灵世界就在松树的远处。

当人们说起神灵世界，他们总是会指着北方说“瓦兹亚塔”，意思是“北方”。

这片山上的松树靠近我长大的地方，关于它们，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景象是它们伫立在夏天的热浪中。

那时我还小，我坐在松树的阴凉里，小心地把松针拔下来，用它们做成项链或其他装饰品。

现在，我已经没有耐心做这样的事了，也没有耐心用手头的东西做成精美的首饰。

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人送给我一个黑纸盒，里面装满了豪猪的鬃毛和刚毛。

时时，我把那盒豪猪毛拿出来，凝视着它们，我知道我要用它们做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

我能听到它们的呼唤、它们的渴望，可我的反应却是那么无助。

如果我生活在一百年前，我会知道该做什么，我妈妈会教我。

我会按照大小把它们分类，最长、最粗糙的来自豪猪的后背和尾巴，它们应该留着装饰大件物品，比如我女儿的摇篮。

纤细一些的来自豪猪的颈部，最细的是腹部的。

这些最细的毛可以装饰臂章或者一双鹿皮鞋。

我会把它们存放在水牛胆里，我会好好保存它们，就像一个画家保存他的颜料和画笔。

当我准备好用它们做东西时，我会把它们拿出来，用牙齿把它们咬扁平，然后把它们染上颜色，用现在我穿珠子的办法，用它们做成饰物。

跟水牛浆果和树根煮在一起，能把它们染成我需要的淡红色。

用向日葵和于橡树皮或者香蒲根一起煮，能把它们染成黄色。

和野葡萄煮能染成黑色。

在没有珠子以前，我们只能做出红色、黄色和黑色。

红、黄、黑，还有白，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颜色。

<<蚁山之珠>>

我要用力气把它们穿起来，用红、黄、黑色的豪猪毛信手做成饰物，就像现在我用珠子镶成图案一样，精美得像是刺绣。

直到商人把毯子卖给我们部落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如何染蓝色豪猪毛，据说，把它们和蓝色的毯子碎块一起煮，就能把它们染成蓝色。

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

豪猪毛又细又尖，要是一只好奇的狗倒霉地挨近一只豪猪，一旦豪猪扎上狗的脸，狗马上会疼得跳起来。

我见过这样的狗，把豪猪毛从身上拔掉，这样的事我一点也不羡慕。

我的那只盒子里的豪猪毛，是一头过高速公路时被撞死的豪猪的，它们是象牙色的，有黑色的发梢。

如果是在一百年前，我会何等耐心地把它们拿出来，用牙齿把它们嚼软。

现在，我已经没有这样的耐心了。

据说，世界上只有我们的女人会用豪猪毛制作饰物，用它们装饰家。

一百年或更久远以前，一个有豪猪毛装饰的摇篮值一匹马。

那时，在我们的部落，女人的手工艺值得上男人最骄傲的财产：一匹马。

一百年过去了，我会穿珠子，会把各色珠子连在一起，再把它们镶到织布机的布上。

穿珠子的时候，我知道如何向深藏在万物之中的神秘力量献上颂词，这样，不同颜色的单个珠子就会汇成完美的艺术作品。

一只不完美的珠子象征着我个人的不完美，告诉我只有造物神才是完美的，只有他的作品堪称完美。

作为拉科塔人，我以谦卑之心模仿我的造物神，从不以自我标榜。

我甚至知道造物神的哪些作品是给我们拉科塔的，哪些是给“塔克”的，即“其他人”的。

有一件事我不知道，如何练习与先辈相连的艺术，使我能和我的祖母、曾祖母、曾祖母的母亲联系在一起。

我不知道如何用牙齿把豪猪毛嚼软，如何用阿龙尼亚苦味果的浆汁为它们染色，用巨大的耐心和毅力把它们穿起来，然后缝在我女儿的摇篮上。

有一天，我会试着自己做，然后教我的女儿，她也会教自己的女儿，这样，我就能续上断开的链环，把我的前辈和晚辈连接在一起。

<<蚁山之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